

大時代文庫第一種

集體創作



洪深執筆

# 飛將軍

大時代文庫

第一種

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  
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

集體創作

飛將軍  
（獨幕劇）

執筆者 洪深

大 時 代 文 庫  
飛 將 軍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洪 深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總 店 漢 口 交 通 路 六 十 二 號

支 店 廣 州 漢 民 北 路 梧 州 大 中 路  
宜 昌 二 馬 路 武 昌 胡 林 翼 路  
長 沙 東 長 街 成 都 祠 堂 街

安 南 院 門 昆 明 西 華 街

中 華 民 國 廿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粵 版  
發 行 額 四 〇 〇 〇 本  
發 行 額 二 〇 〇 本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出 版 物 漢 五 號 甲 項 漢 三 號

## 「飛將軍」座談會（代序）

時間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地點 漢口瑞祥路一號。

出席者 洪深，常青真，顏一烟，田烈，賀路，洪鈴，陸穎，金山，王瑩，田方，白魯，

張季純。

洪深 剛才我們已經從頭到尾，把「飛將軍」這個劇本讀了一遍，現在我想來聽一聽，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王瑩 我覺得很好，很有力量，剛才我一邊讀着劇本，一邊想起在洛陽遇見的幾位空軍將士就不自主地流下淚來了。

張季純 我感覺到現在一般劇本的創作上，有一個傾向，就是都在拚命地追趕

歷史事實，比方「九一八」事變以後就有許多劇本來寫「九一八」，蘆溝橋事變以後，又有好些「蘆溝橋」。可是因為劇本中對於事實的估計，並不能切合於實際的演進，所以把一個劇本的壽命，限制得非常之短，我希望一個劇本的寫作，頂好能在一樁事情的告一段落之後。

洪深 關於「飛將軍」呢？

張季純 我覺得對於「高鵬飛」的描寫，有點太厲害，在幾次的刺激之後，不是就會有這樣反應。

洪深 有的啊，因為他工作上的疲勞，所以他有點頹唐，怕死；所以他沉湎於女人與酒；這樣一個人完全是一位心理變態者，他的一舉一動，並不是無因的。就拿剛才你所說的劇本創作和歷史事實來說，雖不一定要切合以後的實際情形，但在當時有這麼一種傾向和情勢，是不能否認的吧，比方我

們演的「蘆溝橋」難道我們能說那不是實在情形麼？

張季純 我還有一點理解，就是戲劇的效力，最容易得到一般人無形間的模仿，在「飛將軍」裏，對於壞方面的描寫，我覺得應當減少一點。

洪深 「無門爭卽無戲劇」一個劇本裏當然需要有好有壞的，並且「高鵬飛」那樣並不一定是「壞」這是一般工作疲勞後的通常心理，不祇中國空軍是這樣，——我聽一個朋友說過，就是法國空軍，德國空軍，都通常是這樣的。

張季純 是的，比方這個劇本所用的題材共有一斤，對兩方面相對比的重量分解開來，正面的僅有四兩，反面的却有十二兩，是不是可以呢？我覺得「高鵬飛」應當有覺悟，有轉變。

洪深 這全要看演出的情形來決定，自然從表面看來，「高鵬飛」和「陳怡仙」

的戲多一點，不過由重要性方面講，「徐卓午」同「莊貞毅」也是絲毫含糊不起的。徐莊兩個都是正面脚色，一定得沉重有力，要是這方面不能勝任，當然是容易流於反效果了，米司特金，米司王，這一點請你們注意啊。（註）

王 瑩 一定的，這樣脚色我一定要賣力氣演。

金 山 是的是的。

洪 深 至於轉變這回事，我覺得並沒有那麼容易，我另外幾個劇本裡的人物，也有這種傾向——這和我自己的人生哲學很有關係，還是讓他照舊好吧，並且，我們大家知道，這確是目前的一件事實，我們對一件事應有批判的精神。

張季純 在好多人裏邊我頂喜歡「陳恩榮」，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有希

（註）金山飾「徐卓午」，王瑩飾「莊貞毅」。

望，有轉變，有進步。

洪深 對，我很同意你這一點。

金山 還有一點，「高鵬飛」爲我們的飛機在質上量上都不及敵人而悲觀，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新飛機來了，對話裏那個意思，應該去加以改正。

大家 是的是的，許多新飛機已經來了，比以前那些飛得還要快，還要高。

洪深 好好，這一點讓我來加進去。

金山 「徐卓午」的人生哲學，應當強調成一個對抗戰勝利，極有把握的人。

洪深 是的是的。

田烈 我有點意見，就是「高鵬飛」接到他們隊長來了電話，不快地回去，反而去拿起酒瓶來喝酒，這對於事實不……

洪深 這倒不一定，他是一個變態心理的人，對於外來的刺激，沒有法子用理



智去克服，去判斷，所以他的反應不一定要合乎理智。

白魯 洪先生，戲裏的詩，該怎麼表演呢，請給我一點意見。（註）

洪深 不一定要專意去「滑稽」，在你本身上祇要往莊嚴、誠懇上做去，自然就會使大家感到一點「滑稽」，世上本來有這麼種人，是不是，可是在最後那一兩場，大家都要變得同情你了。

洪深 大家的意思都很好，現在我來結束一下，讓我們在表演時候，應當注意的幾件事情：第一，壞的必須有好的來對照。第二，好的方面——徐卓午、莊毅貞，必須比較壞的方面——高鵬飛、陳怡仙，更爲出色，換句話說，卽徐、莊是應爲觀衆所同情所效法的。第三，所有壞的，都須有糾正。（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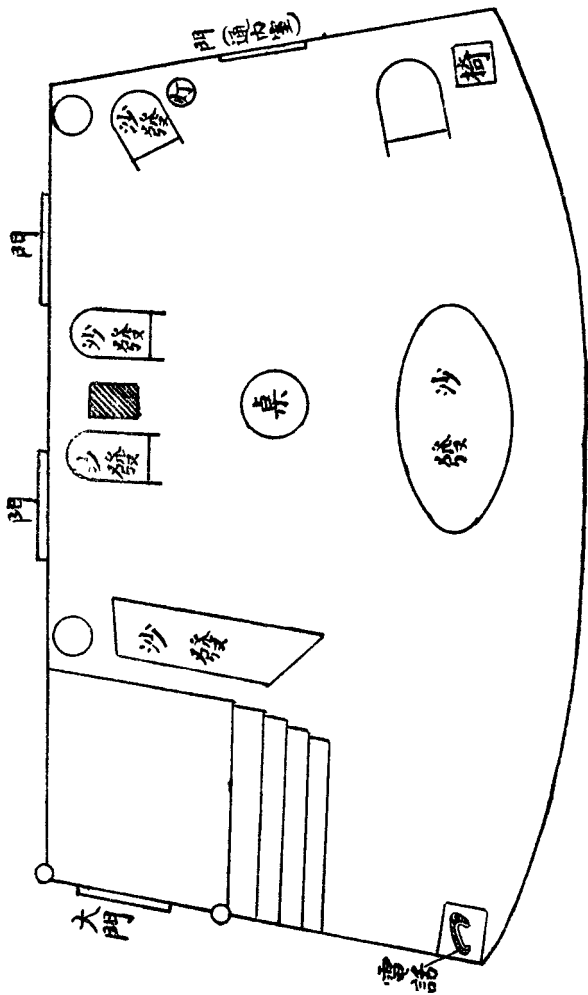
——張季純筆錄——

（註）白魯飾詩人「胡夢華」。

作者附白：

本劇所搬演的事實，雖均有人生底根據，但全劇爲一純創作，絕未影射某人某事，閱者幸勿誤會爲幸。

舞臺面設計



地點：

漢口，或後方任何熱鬧都市

時間：

民國二十六年秋冬之交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高鵬飛 空軍的一員

陳怡仙 富室千金，年二十餘

黃仲言 新聞記者

陳伯援 富商

陳恩榮 大學生

徐卓午 空軍的一員

陳秀英 怡仙之妹，年十四五，女學生

陳太太 伯援妻

胡夢華 詩人

莊毅貞 鵬飛，卓午，舊日同學

男 僕

(富麗的西式客廳裏，坐滿了人——一片鼓掌聲)

高鵬飛（站在當中——得意地）……那一次空戰的結果呢！是打下了三架

日本飛機，俘獲了五個日本飛行員，把其餘的十二架日本飛機都趕跑了！

（又是一片掌聲）

高鵬飛 而我們呢，一點都沒有受到損失。

（掌聲更爲熱烈）

鵬飛（微笑對衆人鞠躬）報告完了。

（衆人欣美地議論着）

陳怡仙（起立）真是了不得。你們空軍的將士們真是太英勇了，也太辛苦了。

高先生！你再喝一杯酒吧。

（她斟滿一杯香檳遞給他）

高鵬飛（接過酒，微鞠躬）陳小姐，謝謝你。

（興致甚好，一飲而盡）

（陳怡仙便笑着替他斟滿一杯）

黃仲言（剛在紙簿上寫畢）聽說這兩個月來我們的飛機也損失掉不少架？

高鵬飛（一呆）吼！

（衆人都靜了下來）

黃仲言 當然，日本飛機的損失，比我們的大得多，聽說是一與七之比，日本損失七架，我們才損失一架，是不是？

高鵬飛 是的。（低着頭，有心事地走到一邊坐下）啊，我們的損失！（剛才他的興奮態度，頃刻間全收斂了。）

黃仲言（提筆伸紙）高先生，可以給我們一點具體的確實的消息嗎？

高鵬飛 可以……可以……大約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陳伯援 (笑着) 啊，黃先生，你們這些做新聞記者的，就是喜歡這樣追根究底地問。也許事關軍事秘密，高先生不便多講呢！反正一與七之比，我們都知道是確實的事實，別的也就可以不必多問了。

陳怡仙 爸爸這個話對極啦。我們還是讓高先生講點那可以公開講說的消息吧——高先生，你告訴他們那一次在南京我們三架打日本九架飛機的故事。

高鵬飛 哦，那一次，你不是聽見我講過——兩回了嗎？

陳怡仙 我愛聽你講那件事。你就是再講一百回，我也是愛聽的。

高鵬飛 (又高興起來) 啊！(對大家) 有一次在南京，日本來了九架轟炸機。中國的飛機一部分到上海轟炸日本兵艦去了。還有一部分，因為有別



的任務，也飛出去了，在南京的祇有三架。諸位想，三架怎麼能打得過人家的九架呢？如果我們隨便迎上去，他們的九架集中了火力來打我們三架，我們豈不是要蒙到不利嗎？所以我們的中隊長說，這樣是不行的，這樣我們免不了要吃虧，現在我們得想更好的一個辦法。他決定了他獨自一個人駕一架戰鬥機去撞那個當中領頭的日本轟炸機，叫我們分開左右從兩邊飛上去包圍日本機。隊長本來胆子很大，他一個駕着機衝上去了——我說話諸位可以聽得到吧？

衆 人 聽得到，聽得到。

陳伯援 還是慢慢的說吧，黃先生恐怕記錄不了那麼快。

陳恩榮 黃先生是名記者。爸爸，他的能力很高的。

黃仲言 不要緊，我可以趕得上。